



悬疑小说

在从上海飞往青岛的航班上，李豌豆遇到了丁朝阳，他高大、英俊，富有。帅哥遇到美女，爱情顺理成章。然而，两人同居之后，丁朝阳却一直有所隐瞒——他的一个房间从来不对豌豆开放，他不断去别的城市寻找出走的前妻，而午夜那声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总是把他吓得要死。爱上了丁朝阳，才女李豌豆从此坠入迷雾。

连谏 著 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丁朝阳心情不太好

晚上，丁朝阳早早回来。他仿佛有心事，站在我身后，一声不响地看我煎牛排，没像往常那样，不时圈上我的腰来吻我。

晚饭被我烧得很完美，我倒了两杯葡萄酒，希望酒能让他放松一下。他分两口喝了一杯酒，自己又倒了一杯。我说少喝点。他笑了笑。我说饭后我们去海边散步吧。

丁朝阳没接我的茬，饭后，收拾完桌子，我换衣服，换鞋，然后看着他，微笑不语，他无奈，只好换了鞋，和我一起下楼。我们在海边走了一会，天色渐渐昏黄，我倚着他的肩说：“你不开心？”他说没。

一只野猫从礁石后跳出来，喵的尖叫了一声，擦着丁朝阳的裤管，箭一样射进了茫茫暮色，丁朝阳的脸色一白，狠狠地冲着空气踢了一脚，说：“秽气！”记得曾有老人讲，自来狗是吉利，自来猫是秽气。在这片海滩上，有成群的流浪猫在退潮的海滩上捉搁浅的小鱼小螃蟹什么的。看样子，丁朝阳的心烦，是难以轻易化开了，只好快快地挽了他回家。

那晚，我们睡得相安无事，像同床共枕多年的老夫妻。夜里，我醒了一次，想去卫

生间，一睁眼，却见丁朝阳的眼，明晃晃地亮在黑暗中，把我的心，惊了一跳。很快，我就翻了个身，假装没看见，我知道，假如让他发现了我眼里的惊慌，他会更焦躁的。

我故意声音很大地按亮了台灯，起身去卫生间，回来时，见丁朝阳闭着眼睛，仿佛睡得很香，墙上的表，已指向凌晨三点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回床上，继续睡，我已完全相信，昨夜的门铃，确实是个误会。然后，安静睡到天亮，悄悄起床做饭，我猜丁朝阳大约是凌晨才朦胧入睡，不忍打扰他。

饭桌上，丁朝阳果然精神好了很多，我便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去问过保安了，咱们这栋楼经常有人午夜酒醉归来，醉眼迷离的，下错楼层按错门铃，很正常，何况，你也有应酬到午夜的时候哦。”

丁朝阳笑了笑，很淡定，表示认同我的话。

下午，丁朝阳打回电话，说有外地客户来，要我不必等他吃饭了。我正在编一个悬疑小说骗稿费花，就草草应了，继续键指如飞。不知不觉中，天就黑下来了，等觉得肚子饿了时，才发现，厨房里连一片菜叶都没了，就喝了一杯牛奶，打算早早睡去忘记饥饿，我常常写字写得忘记了吃饭。丁朝阳说，幸亏他

我一下子跌坐在地，胸腔里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尖叫。我坐在冷冷的大理石地板上，不停地安慰自己说，幻觉，幻觉，我从不相信世上有鬼。可是，我的心，却扑扑地跳着，似乎要冲破胸膛的阻挡。

许久又许久，我才缓缓站起来，颤巍巍地胆怯着，向外望去。外面，只有昏黄的楼梯灯在亮着，照着一片空荡荡的寂寞。



纪实文学

建国初期，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、饶漱石阴谋分裂党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。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。本书以此为指导，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，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。

张聿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火，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。”高岗信誓旦旦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跟陈云说，设副主席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？”刘少奇严厉地质问。

“正相反，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，叫我当的！”高岗脸红脖子粗地反咬一口，“他也想当副主席！”

“你这是诬陷！”刘少奇气愤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诬陷？两个人的事，你不在场，你怎么说得清！”高岗不失时机地展开反攻。

刘少奇顿时无话可说。场上一下子僵住了。半晌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：“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，先谈到这里。我总的看法，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，做一个像样子的，大家通得过的，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。否则，不如不做！”

“少奇、恩来，包括小平同志的意见，值得我思考。”高岗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放缓了口气，“我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。”

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和高岗的谈话，是1月25日。1月29日，中央书记处定下七届四中全会于2月6日在京召开。在全会召开的前三天，中央又和饶漱石谈话，对饶漱石进行帮助。

找高岗谈话

高岗阴沉着脸走进中南海西楼的一间会议室里，发现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坐好了。

高岗冲他们三个点了一下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就势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。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坐在一边，高岗坐在对面，中间隔着会议桌，有点像审讯的样子。高岗坐下后才发现这一点，感到浑身很不自在。

这是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一起和高岗谈话。高岗掏出香烟，点燃一支。刘少奇等高岗吸了几口，首先说话：“高岗同志，你给主席写信，说你犯了错误，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，要去杭州同主席商量这件事。主席那个答复的电报你也看了，你有什么话，我们四个一起谈谈吧。”

高岗闷着头吸烟，半天没有吭声。僵了一会儿，高岗明白总不能这样开哑巴会，老不说话，于是把手中的烟头掐灭，开了口：“在团结问题上，我是犯了错误的，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，犯了自由主义。我准备在全会上做自我批评。”

刘少奇问：“你所说的错误，你认为主要在哪些方面呢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？”

高岗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：“我的错误，前两天不是找你谈过，向你做过检讨了吗？”

刘少奇严肃而又耐心地说：“我的感觉，你对错误的认识还很表面，避重就轻，轻描淡写，不敢脱了裤子割尾巴，怕羞，怕痛。”

高岗有些勉强地补充检讨：“我有骄傲自满情绪，自以为是，居功自傲。另外，我的脾气不好，简单粗暴，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。”

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意思是说，高岗对错误的认识根本没有上去，他是言不由衷地批评自己几句，企图蒙混过关。

邓小平一直坐在那里仔细倾听，一边听，一边思考。他感到该点一点高岗的实质性问题了，于是，便一字一句地开了口：“高岗同志，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，刮阴风，烧阴火，一股地下水。你对此怎么看？是不是指你的问题？”

高岗一听，浑身一颤，心想：邓小平出语好辣呀！由于他事先找过邓小平，对邓小平说了一些联手拱倒刘少奇之类的话，知道邓小平擦着自己的把柄。因此，他对邓小平是既恨又怕。邓小平来找自己谈问题，形同对质。“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。但我可以保证，我没有刮阴风，烧阴



财经小说

黄鑫龙，一个没有多高学历和任何背景的农民，能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带有很多的偶然性，却也有很多必然因素。可是，当他成为集团董事局“主席”之后，却失去了方向……后来者吴晓春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打造自己的天地，当集团公司经历ST和PT终于退市时，还能顺利与其脱钩……

丁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健康指南

有一位科学家曾说过，颜色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。颜色不仅能阻挡紫外线，能产生很好的味道和香气，还是植物与细菌、病毒、霉菌等对手进行战斗的武器。植物如果不使用颜色的话，就难以生存。五颜六色的植物结出五颜六色的果实，它们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尹东赫(韩)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血管清扫机：松针

近年来，桑拿浴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，甚至不少人都把“去桑拿”当成了口头禅。在一些高档的桑拿浴室里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种叫“西诺纪塘”（用松木制作的浴盆）的木质浴盆。而每当我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，都觉得应该将这个品牌的名字改成“老松树塘”才比较适合。因为我认为，虽然将日本的洗澡文化直接搬到了中国，但起码要遵守最基本的原则，不管怎么说浴盆的木材是来自中国的。

在洗桑拿时，人们进入木质浴盆后会立即闻到一种松树的味道。这种气味是松树类特有的芳香剂——萜烯(terpene)所散发出来的香气。松树会利用这种气味建立一堵坚固的“毒气墙”，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，故而一般昆虫都不敢轻易接近它。

松针也有着其特殊的妙用，当我们咀嚼松针的时候，会从中摄取到一些叶绿素和萜烯。萜烯与维生素E非常相似，它不但可以扩张毛血管，而且还会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。而叶绿素在植物的光合作用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不但可以增加红血球的数量，而且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。

人类去破解。也许，树皮的蓄光作用将成为一把解开“松针的神秘”之谜的钥匙。

将松针浸泡在盐水里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嚼一嚼。虽然这种方法非常简单，但是它所起到的效果可就非常显著了，倘若能够做到持之以恒，要想长寿不是问题，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也可以这么做：首先，准备松针、黑豆和红糖。这时，如果没有黑豆也可用黑芝麻来代替，将三种食物放到水壶里熬成粥，每天睡觉前喝上一杯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必定会发现其中的好处。

在2004年7月12日，《洛杉矶时报》曾发表了一篇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龄老人的文章。文章的主人公艾玛·珂宁是在她122岁的时候结束生命的。她曾说过，如果哪一天她心情烦闷或感到压抑时，那么在睡觉前，她一定会喝上一杯松果酒。

我也学着这位老奶奶的做法，到市场里买了一些松果，再与红糖一起泡在了35度的白酒里。从此之后，当心情不顺畅或遇到刮冷风的时候，我都会拿出酒来喝上一杯。那个曾经浸泡过松果酒的瓶子，至今我都像宝贝般收藏着。每每看着它，我都会忍俊不禁地想起那些松针赞美者的话：“如果咀嚼着松针，就是老虎也奈何不了你。”

听说，在松树较多的深山里工作的伐木工寿命都比较长。也有人说，每天坚持嚼三根松针就会永远不得癌症。松树是自花授精的植物，作为一种自孕生命的树木，它有着很多的未解之谜等着

和主席直接见面

吴晓春认为黄鑫龙本来就是“主席”，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嘛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喊黄鑫龙主席，而喊黄鑫龙老板，而现在连公司门口开报摊的都可以称“老板”，喊黄鑫龙老板不是对他的一种贬低吗？

事实上，那天吴晓春本来没有资格跟随黄鑫龙一起去，而是继续留在集团总部值班。但是，黄鑫龙一刚行刚走，吴晓春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可能要来公司走访。

按程序，吴晓春先做电话记录，然后立刻给黄鑫龙的秘书打电话。电话打通后，秘书说自己不在深圳，要他给老板的司机打电话。吴晓春放下秘书的电话，又开始给司机打电话，但电话的内容不是转告电话记录，而是问他在什么位置。司机毕竟是司机，见是集团总部值班室的电话，就没有多问，立刻报出自己的位置。

吴晓春一分钟没有耽误，马上跟旁边的人打了个招呼，连车都没要，直接夹上电话记录本打出租车前往边防局。

吴晓春赶到那里的时候，见到的气氛与他想象的不一样。关于公司和边防局合作的事情，以及对方对公司有看法的事情，在集团内部早已经不

是什么秘密，甚至在今天早上，吴晓春还听人议论说老板今天去拜访边防局可能会碰一鼻子灰等等。当时吴晓春听了没有在意，现在一见这气氛，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吴晓春略微犹豫了一下，当机立断。他绕过总裁和公司其他人员，径直走到黄鑫龙身边，弯下腰，低下头，非常恭敬但很严肃地递上已经展开的电话记录，说：“主席，市长要来公司，请您马上回去。”

吴晓春声音不大。但是，在那个场合和气氛下，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对方首长肯定都清楚地听见了吴晓春说的每个字，包括“主席”二字和“市长”二字。

吴晓春这时候多少有些得意。他期待着黄鑫龙看他一眼，一个点头，然后给他一个殷切的笑脸。

黄鑫龙确实是看了吴晓春一眼，又看了一眼电话记录，但并没有点头，更没有给他一个亲切的笑脸，而是略微沉寂了一下，然后把电话记录本一推，说：“市长有什么了不起？没看见我在给政委和支队长拜年吗？”

黄鑫龙的声音很大，好像很生气，生吴晓春打断他与部队首长亲切交谈的气。由于声音特别大，以至于大家都给震傻了。

这时候，总裁站起来，走

到吴晓春身边，伸手要过电话记录本，认真看一遍，然后问：“要不然我先回去？”问得不是很肯定，像是征求意见，既征求黄鑫龙的意见，也征求支队长和政委的意见。

黄鑫龙没有说话，好像还在生气。这时候，政委笑着站起来，挽住黄鑫龙的胳膊往起拉，说：“还是先回去吧，今天我们就不留你们吃饭了，改日我们去你那里，我们好好喝一杯。”

黄鑫龙的脸上缓和一些，但仍然没有完全缓和过来。政委这样一说，在场的人都笑了，连支队长都笑了。黄鑫龙也就只好笑了，站起来，摇着政委的手，说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？先回去，改日再请你和队长喝酒。”

这时候，总裁走到支队支队长身边，握手，告别，搞得支队长也只好站起来，笑，与总裁握手，然后夸张地转身与黄鑫龙握手，还故意使劲摇了摇，大声说：“对不起呀，黄主席。我也有压力，检举信都插到上面去了，说我和你穿一条裤子，乱七八糟的难听话多着呢。所以，刚才的话如果有冒犯，还望谅解。”

“谅解可以，罚酒三杯！”说完，黄鑫龙自己哈哈大笑起来。